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在什么纸上写作

程旭

过去的小说,正文前面常常会附上作家手稿的照片,好像是商品的防伪码,暗示着开箱之后请放心食用。我曾痴痴地盯着这些或潦草或工整的笔迹出神,想象写出它们的人如何在这些格子稿纸上填满字句。格子稿纸符合东亚国家方块字的书写习惯,而使用字母文字写作的奥尔罕·帕慕克也一直用网状方格纸,那是他从托马斯·曼和让-保罗·萨特那里学来的。所以,写作被戏称为“爬格子”的说法,中西方都适用。

写字多了,作家对稿纸自然挑剔,写起来是否顺滑,纸会不会洇、能不能驾驭各种笔,都是他们思虑的要事。V·S·奈保尔从不买稿纸,总是“借用”英国广播公司的稿纸写作,因为这种纸写起来没有沙沙声。有的作家干脆自己印稿纸,老舍印的纸“张大格,一张可写九百多字”,比常规五百字的小格稿纸写起来应该爽利不少。但是,不要见了“唐诺专用稿纸”这样的印记都认为名家所为,王鼎钧讲过有新人还未投稿,就先印好自己的专用稿纸,为的是在编辑那里赚“文坛老将”的第一印象。

有的作家对稿纸的颜色有执念。卡波特永远只在黄色草稿纸上起稿,巴巴拉·塔奇曼也是先在黄色拍纸簿上手写原稿,然后再照手稿打字。1858年,大仲马游历东欧几个月后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逗留,跑遍全城的文具店,没有找到能让他写小说的蓝色大页纸,被迫使用一种奶油色的纸,为此他很抓狂,觉得写出来的小说变了味。蓝色纸大仲马专门用来写小说,写诗用黄色的纸,写其他文章的纸则是粉红色的。这种彩虹写法被杰奎琳·苏珊用在改稿上,她的每部作品都要重写四到五次,第一稿用黄色的稿纸,第二稿用绿色的,然后用



智慧餐
快

郑辛遥

学会“翻篇”,远离抑郁。

夏季,强对流天气增多,城市上空时常会黑云压城,电闪雷鸣,暴雨倾盆。我对雷声常怀敬畏之心。每当乌云四合、狂风大作时,我总会站在阳台上,忐忑地迎候着雷声的冲击。一般而言,雷声到来前,所有的树梢一律肃静,空气凝滞不动,闷热难挨。突然就有一声闷雷碾过头顶,雨点如注,天空开始了对大地的疯狂灌注。

其实每个季节都会打雷。春天惊蛰会打雷,蛇虫百脚爬出来,万物萌动勃发。秋天同样能听到雷声;甚至到了冬天,晴空万里,偶尔还会听到雷声,科学家解释是因为云层湿度大的缘故。

盛夏的那声焦雷

王智琦

对城里人而言,无论哪个季节打雷,走在街上或坐在家里,应该都安全。但那年盛夏的一声焦雷,至今还打在我的心上。雷有声,电无形。读中学时有工基课,类似现在的物理课。学校设有校办工厂,正儿八经修电动马达。老师上课主要为教学实践,而非理论传授。有一次,老师布置我们暑期制作电动小马达。老师关照,线圈绕好后,用万能表测试一下,再用两节五号电池通电,马达就会转动。我依葫芦画瓢,按老师要求完成了课外作业,向同学借两节电池一试,小马达还真转动了,我高兴坏了。那时“白象牌”电池很贵,即使到中央商场买“赤膊电池”,每节也要5分钱。没有电池,小马达就是一堆元件。一天,雷声渐远,雨势变小,我在家百无聊赖,看到扔在抽屉里的小马达,突发奇想,为何不能把两根电线接到插座里试试呢?直流电是电,交流电也是电啊。插座是黑色胶木材料制作,虎头圆脑,两个金属铜片就在插孔里。我小心翼翼地用一根电线搭进左孔里,没有动静,鼓足勇气拿起另一根接线搭向右孔金属片,瞬间小马达疯



狂转动,火星四溅,一下子停止了转动,飘出一股刺鼻焦味。我赶紧甩掉小马达,脸色煞白,为自己的无知与轻狂。此刻恰有一个闷雷滚过。

我侥幸地躲过了触电之虞,而同学明却因为过于自信,被雷电夺去了宝贵生命。他是个天资聪颖、悟性极高且动手能力又强的人,中等身材,壮实硬朗,嘴唇上还留着几茬刚发育的淡黑小胡子,很有点个性。那时猛然得知中学毕业可直接参加高考,大家都玩命地读书。明脱颖而出,物理老师尤其喜欢他,他大言不惭扬言要考清华大学,将来做中国爱因斯坦。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中学最后一个暑假,那天上午乌云翻滚,雷声如渔阳鼙鼓动地来。猛然听到头顶滚过一个焦雷,带着撕心裂肺的怒吼,紧接着暴雨劈头盖脸打来,又豪爽地戛然而止。我庆幸暴雨没有漫上天井,却有同学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不好了,明被雷劈中,救护车送到医院去了。我们那时都是就近入学,明家也就隔着几条石库门弄堂。他家是搭建的私房,门前围拢着许多人,表情紧张地议论纷纷。原来明在帮隔壁邻居居家排电线,安装日光灯。这对他小菜一碟。暴雨来临前,邻居劝明先歇会儿,他表示马上就好。事情坏在他是带电操作。那时没有触电保护装置,那声焦雷滚过时,明从凳子上摔了下来。邻居赶紧叫救护车,送到虬江路、会文路上的铁道医院,却已回天乏术。那么一条鲜活的生命,停步于奔向清华大学的路上。

很多同学都去送明最后一程。化妆师让他戴上鸭舌帽,嘴唇上那撮小胡子很扎眼,看上去老成了许多。在我们即将跨进18岁成人门槛之际,我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宝贵,更透入骨髓地懂得人要敬畏自然,尊重科学,生命才有无限的可能。

父母来德国,看到咖啡馆外的男女老少,块然而坐,澹然而饮,负日临风,杜口骋目。而店里面呢,幽玄玄理,空灵禅机。“他们为什么喜欢坐在外面呢?”“他们到底看什么呢?”讨论下来,大概像上海本地的老人,三五成群,坐在小区门口,反正没事,看看“野眼”。

不免入乡随俗,父母也吃上了露天咖啡。店在老街的转角,两段骑楼的缺口;一丈见方,操作台之外,只有出人的过道。老板是大胡子,意大利人,服务员两三个,窈窕女郎。店里自然不容人,十张折叠桌子,生铁支架,实木台面,沿马路一字排开。上沐天光,旁临道风。只是六月的明城阴晴不定,咖啡没吃两口,雨就哗啦啦洒下来。邻桌的客人并不惊慌,我们也无处

露天咖啡

陆岸

生活的自然里,工作的空间中,经常会欣喜地发现阳光的墙角边,绿荫的植被下,甚至是混凝土结构的楼道里,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不点。譬如一只只、一群群穿行忙碌的蚂蚁,譬如成双成对,三五成群纷飞舞绕的蝴蝶。

西典云:“察看蚂蚁的行动,可得到智慧。”它们瘦小的身影时时忙碌,活跃勤劳;它们手挽着手,眼睛望着眼睛,触角对着触角,分工合作,搬运食物,建造蚁穴,抚弄后代,井然有序。渺小的蚁儿默默行进,分明提醒着庞大的人类脚踏实地工作,适应环境,学会生存。

杜甫诗云“穿花蛱蝶深深见”,看,美丽的蝴蝶在飞舞,扑打着美丽动人的翅膀,聚集于潮湿的山峡溪边,穿梭于缤纷花丛中。它们乘着微风,面对未知的世界,用短暂的生命,勇敢地去冒险,触碰无限的梦想。可爱的蝶儿纷飞无息,时时鼓舞着人们永不放弃生活。

美国著名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说:“像蚂蚁一样工作,像蝴蝶一样生活。”听起来很理想。勤奋工作如蚂蚁是现实,灿烂生活似蝴蝶也许永远是梦想。那就调整心态吧,在梦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既要保持对梦想的追求和热情,也要敢于面对现实的挑战和困难。有效地工作,乐观积极地享受生活。这是协调工作与生活关系比较完美的状态。

张恨水的社会言情小说《啼笑因缘》,首刊1930年3月17日至11月30日上海《新闻报》副刊,是由主编严独鹤一年前在北京与张恨水接洽并主动约的稿。连载过程中,热度始终不减,等到连载完毕,即于年底,紧锣密鼓由三友书社出单行本。新书上市后不久,还郑重其事,在《申》《新》两报,延请律师发布“声明版权”“禁止翻版”等启事,可见其重视程度。

1932年9月27日,《新闻报》有题为《一片声喧之啼笑因缘》的文章,称“舞台剧的表演,差不多已遍及于各游戏场的文明戏班”,文明戏即后世所称方言话剧,演员仅凭一纸大纲,便可在舞台上用日常方言演绎故事,很考验演出者的经验与临场

发挥。又称“走到茶寮中或书场中去,那评话家在口讲指划,按弦谱曲,客满座上,注目凝神,摒息静听的,不期而遇的常是弹唱着《啼笑因缘》,而无线电收音机中,也可以聆到家树、凤喜或是关寿峰、沈三玄辈在那里谈话的声音”。

读者或许会好奇,这弹词是何人所创?说来还真有些复杂。据陆澹齋在《撰著啼笑因缘弹词的经过》一文中披露,他于1931年7月从云南返沪,细读了一遍当时流行的《啼笑因缘》小说,很佩服其“笔致细腻”,遂写《啼笑因缘》之商榷,刊在《金钢钻》报上(连载12次),

啼笑因缘弹词

祝淳翔

目的虽在寻瑕瑕疵,却也反衬其读得异常认真。10月初,钻楼组织陶社俱乐部,某一晚陆氏在那里晚餐时遇见了梦春阁书场老板李耀亮,正因为得力台柱被挖角而苦恼。遂与之说,那人之所以红,是红在剧本上。一来二去就谈到了《啼笑因缘》上,陆说如能将它编成弹词,也一定能红。次日下午,李就带弹词家赵稼秋介绍给陆,陆答应给他编,却因事冗一直拖着。

1932年正月,陆与老友丁慕琴在蓓开唱片帮老同学田天放击画收音,田已约请沈俭安、薛筱卿,内容尚待寻觅,遂说及《啼笑因缘》适宜编弹词,但已许给了赵。田氏听说,一定要请陆编四段,拿给沈、薛演唱。收音与登台弹唱不一样,不致发生误会。碍

在黄色草稿纸上起稿,巴巴拉·塔奇曼也是先在黄色拍纸簿上手写原稿,然后再照手稿打字。1858年,大仲马游历东欧几个月后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逗留,跑遍全城的文具店,没有找到能让他写小说的蓝色大页纸,被迫使用一种奶油色的纸,为此他很抓狂,觉得写出来的小说变了味。蓝色纸大仲马专门用来写小说,写诗用黄色的纸,写其他文章的纸则是粉红色的。这种彩虹写法被杰奎琳·苏珊用在改稿上,她的每部作品都要重写四到五次,第一稿用黄色的稿纸,第二稿用绿色的,然后用

粉色,再用蓝色,最终稿才用白纸。

我见过许多堪称行为艺术的“写作”,比如张晓刚在纪录片频道的截图上写日记,王小波在五线谱上给李银河写情书。凯鲁亚克写《在路上》也像一场伟大的行为艺术,通过三周的打字马拉松,他在120英尺长的电传卷轴纸上写完整本书,“纸卷直接塞进打印机,根本不分段,打完字的纸卷落在地上,看着就像一条路”。

当然,也有对在什么上面写东西不那么讲究的作家。加缪用九本学生用的练习簿以近似笔记的形式写下了杂七杂八的见闻和对世界的思考。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正担任智利驻法国大使的聂鲁达,一天晚上,他和马尔克斯等一帮朋友正吃着饭,突然想起来,48小时后就要去斯德哥尔摩参加颁奖仪式了,演说词还没着落。他就随手把菜单翻过来,在喧嚣的餐厅里用他一贯喜欢的绿色墨水,写好了那篇优美而充满诗意的演说词。



我喜欢随手拍。在经精简保存的一万五千多张照片中,很大一部分都是随手拍的。

外孙女进小学开学第一天,在校门口,我还是用iPad拍的,如今有了智能手机方便多了。我用手机拍下了她成长中的瞬间:坐在公交车前座去补课路上的无奈侧脸,拿着低分试卷被妈妈痛斥时的委屈哭泣,在社区图书馆安静专注地看书,为减重跳绳累倒在地上……她在我的随手拍中长大。转眼十八岁了,利用暑假顺利取得驾照,周日第一次开车,接送我们去餐厅。我抓紧停车片刻,拍下她手握方向盘略显紧张眼看前方的照片。

妻因心梗从重症监护室转入病房的第一天,早上九时查房,四十余岁王姓女医

生查询病情后,握着妻的手,低头在她耳边细语,妻含笑微微点头,我赶紧将这温馨场面拍了下来。事后妻告诉我,王医生安慰她说,出院后好好静养,把家务事放一放,恢复需要时间,千万不要焦急。五年过去了,妻病情稳定,医生贴心关爱的情景,至今难忘。

冬天的深夜,妻穿着厚厚的绿色羽绒服坐在轮椅上,女儿推车送妈妈去核磁共振室。检查室门关,上方红灯亮起,女儿女婿靠在空空走廊的白色墙壁上,焦急地等待。我情不自禁地掏出手机,将这充满亲情的画面拍了下来。望着女儿,突然想起,四十几年前,我也靠在医院产房外的白墙上,心神不宁地等待她的出生。

随手拍

姚胥隆

生活中不仅有难忘之事,还有众多美景值得随手拍。

我无数次坐在靠窗的公交车上,车开云移,不停随手拍。在广袤的蓝天映衬下,云卷云舒,变幻莫测。眼望浮云,遐想连连,有的轻柔,有的浓烈,有的细语,有的暴躁。

在路口等有红绿灯时,我也会随手拍下暴雨将至布满天空深浅不一的乌云。

时代快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我不但要随手拍,还需抓紧时间拍。

走在迷官似的老城厢小路上,拆迁待建的地块随处可见。走进空无一人的弄堂,低矮一人高的破旧棚屋、水斗旁丢弃的锈迹斑斑的高脚痰盂罐、一尺见方酱红色油漆剥落的小木窗,都留

在了手机中。远处可见鲜红色的高高吊车的横臂正在转动,走近看,是“文庙改扩建工程”。期待不久,这里将让我们看到既保留老城厢风貌又充满现代气息的文化新区域。

所居小区经“美丽家园”建设,面貌焕然一新。晚上散步,在灯光照射下,丝绒般深红色的月季花分外鲜亮。人行道边沿有花坛,转角处空地成了口袋花园。人在路上行,似身在花园中。谁能想到,如今高楼林立、人丁兴旺的成熟小区,三十年前,竟是居住条件极差的上海第一块棚户区改造基地。

一张照片,一页历史,一个故事。随手,记录时代变迁,人间温暖,生活美好,留下生命进程中难忘的美好瞬间。

七夕会

于交情,陆就做了四段唱词,分别是沈凤喜哭别樊家树(“别凤”)和樊家树安慰沈凤喜(“裂券”),预备一月底收音。哪知一·二八事变爆发,此事就此搁置。不久,沈、薛回到苏州,每逢堂会,经常拿那几段《啼笑因缘》做开篇来唱。赵稼秋听到后非常诧异,打听得知确是陆所做,因此发生了误会。

这年七八月,赵来沪,偶与朱耀祥谈起,朱便写信到常熟,请姚民哀代编《啼笑因缘弹词》,姚立刻编了一小段寄给朱。此时李耀亮来请朱、赵到梦春阁唱,不到十日,姚民哀编的篇子都唱完,且不巧旧病复发,无法握笔,续稿从此断绝。又敷衍了六七日,正无法可想,李又邀请陆澹齋前去听书,陆发现平仄不协,私下里询问,才

知原委,陆将一切挑明,方知是误会了。在李再三请求下,陆实在推辞不得,只好答应继续编。

弹词编到一半,沈、薛也回沪了,蓓开公司重申前议。由于陆已让给朱、赵唱,请其与他们接洽,朱、赵坚决不允,蓓开方面没法,只得请人另编四段。从此这四人发生了齟齬,沈、薛一怒之下,便请戚饭牛编写了一部《啼笑因缘弹词》,在电台上互打对台。其间,还发生东方电台与三瑞堂两家抢着请朱、赵播唱的插曲。好在最终和平收场,朱、赵在两边播唱,陆版《啼笑因缘弹词》便成了“播音台上第一等的红节目”。

1935年8月,陆氏创作的《啼笑因缘弹词》由三友公司出版发行。6月初即在报刊刊登大幅广告,发出预售信息,原价2.5元精装两厚册,预约价仅需1元,外地购者邮费2角。书出来后果然大受欢迎。11月,李耀亮因患高血压,脑血管爆裂去世。

